

异国沉浮

——中国留日学生大特写

王玉琢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佳俊

装帧设计:李士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国沉浮:中国留日学生大特写/王玉琢著. —北京: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10

ISBN 7-5078-1090-9

I. 异… II. 王…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492 号

异 国 沉 浮

—中国留日学生大特写

王玉琢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 开本 6.375 印张 135 千字

1996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ISBN 7-5078-1090-9/I·26 定价 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留学潮”拍打着日本列岛	1
	我怕了，在飞机上	1
	释“留学生”	7
	“就学生”与“黑人”	9
	到处可见的中国人	12
第二章	日本人笨拙的投机	16
	日本人不是“国际人”	16
	五花八门的日语学校	23
	“人贩子”与“国际婚姻介绍”	28
第三章	国际间的“灵与肉”	32
	留学生被“保证人”“保证”着	32
	找“保证人”和找房子	39
	被“保证”下的女性	55
	一场国际间的“插足”	62

第四章	插队、却是洋的·····	66
	打工与“三K”·····	66
	“我想在马路边上睡一觉”·····	70
	占小便宜吃大亏·····	74
	我的打工体会·····	78
	站着的、坐着的和躺着的·····	82
	酒吧间里的风波·····	97
	“高田马场”惊动警方·····	101
第五章	他们缺少朋友·····	105
	从“民意测验”说起·····	105
	“日本老师不够哥们儿”·····	110
	留学生“陈大哥”的故事·····	113
第六章	国际结婚的悲剧与闹剧·····	123
	“国民性”与婚姻·····	123
	金钱与婚姻·····	129
	假结婚的风波·····	132
第七章	苦熬着的人们·····	137
	还是“民意测验”·····	137
	交学费的时候·····	140
第八章	情系何方·····	144
	门前的那双小白鞋·····	145
	“汽车王子”和台湾妞·····	155
	夫妇们·····	168
	深夜警车声·····	177
	飞机上的那对男女出现了·····	187

第一章 “留学潮” 拍打着日本列岛

· 我怕了，在飞机上

二十年来，我不记得我乘过多少次飞机、也不记得有多少次飞越大洋，往返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

然而，那一次我却怕了，在飞机上……

公元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结束了每年一度的休假，乘上中国民航波音七四七客机，返回我在日本的工作岗位。这往往返返的日子，已经持续了几年。每次当飞机飞抵北京首都机场时，我总怀着眷恋之情与家人见面；怀着急切之情，盼望着与诸友会面畅谈，也更想尽快地看一看那日新月异的北京，否则，我真怕认不出她来。而每当告别北京，踏上返程时，心里想的只是我几点钟抵达东京国际机场、乘几点的电车进东京，然后……然后

么，便是如何去对付我那几个沉重的皮箱。皮箱里装着给众多的留学生们捎去的他们家人的礼物，也装着妻子为我做的炸酱。几年了，我始终忘不掉北京的炸酱面，那东西吃着过瘾，而且对于我这个“单身汉”来说又是十分的方便。

当然，我没有忘记我的工作。凭我的经验，我若一个月不在，即使是放暑假，工作也会堆积如山，仅留学生们打来的电话记录怕也会有厚厚的一摞——几年来，我在日本的一家专门学校负责留学生的教学和管理的工作。那所学校里有百余名留学生，而除了几名韩国人和来自台湾的炎黄子孙外全是大陆中国人。他们几乎都在等着我回去，谈他们的签证手续，谈他们的上课考勤和成绩单，谈他们打工中发生的问题，以及他们与房东之间的矛盾等等；乃至电话突然不通了怎么办这类琐碎，更不必说他和她之间的大事了……

我的小房间里的电话，深夜十二点至凌晨两点最忙，因为那时，留学生们已打完工回到住处，急于要和我商量的事情自然选这个“黄金时间”最佳。我后悔不该将我自宅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几位日本人老师为此曾抱怨我过分热情，但，我作为中国人，岂可丢开那些离乡背井的留学生而不尽一点义务呢。

于是，我养成了一个近乎怪癖的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入睡，以便深夜能有精神在电话里和他们交谈，充当他们的“顾问”，解答他们的种种提问，帮他们出出点子，有时还要当妈妈似的催他们快些睡觉，哄他们第二天千万要到学校来上课。劝他们学会忍耐，且莫招惹是非，等等。

我不承认我是什么教育者，更不是什么老师先生，而只是个比他们略大几岁的中国同胞。调皮的留学生称我为“老

大”、“头儿”，称我为“庇护神”，我可是受之有愧的。

想起这些，我知道我一回去便是没完没了的忙，莫不如趁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美美地睡上一觉，养足我的精神。

我睡去了。这也是我的习惯。

飞机在上海停留不久又要继续飞行，乘客蜂拥而至，鱼贯而入，本来是空荡荡的机舱，一下子被塞得满满。飞机是不卖站票的，但座位占满了之后竟然有好些人站在那里，吵吵嚷嚷着，说没有座，其实座被有些人的包占了。哪能不满？各式各样的包把通道都占了，货架上非但被塞满，有许多行李还伸出一大块来。这哪里是飞机呢，分明是不对号的火车，或中国城市郊区的长途汽车！我不由得站起来向四周扫望：男的女的年轻人，一片嘈杂，一片乱哄。

凭感觉：这又是一批“留学生”要“东渡”涌向或拥向那满地黄金的岛国了。

“各位乘客，请把烟熄灭，请你们赶快坐好，飞机就要起飞了！”

扩音器里反反复复地重复这句宣告。

依旧嘈杂，依旧混乱。

“各位乘客，请你们赶快坐好，系上安全带，飞机就要起飞了！”

航空小姐一直在叫。

乱哄哄的一片。

坐在我旁边的几位日本乘客也站起来张望、张着口，吃惊着。

航空小姐们一反常规，一个个走了进来，催促和监督乘

客们赶快就座。

人，总算坐了下去，但吵闹声丝毫未减，有几个提包滚动在通道上。

舱中年轻的人们情绪显得特别亢奋，仿佛从什么地方被释放了出来，一个个露出难以自制的喜悦，看到国土以外的天空大海的新奇，喊着、笑着……。

我的心有些痛楚。深知那个岛国国情的我这个中国人，面对这欢腾雀跃的一群，只好默默坐在那里，闭上了我的眼睛。

他们，用了什么法子去，又为了什么目的去那个岛国的呢？

我不愿去想。

我紧闭着双眼。

……

我似乎又昏昏睡去。

“请大家坐好！请大家坐好！”

突然，扩音器又大叫了起来。

“富士山！快看富士山呀！”

青年乘客们又欢叫了起来。不，何止欢叫，而是都拥到能看得见富士山的一侧来。他们不顾坐在机窗边上的乘客，争抢着将头脸贴近窗子，望着富士山。

富士山，这日本国的象征，她将身子隐在白云中，只将那雪白的头伸出云层，似乎也在惊诧地望着飞机上的这群乘客。

富士山，你欢迎这些客人吗？我默默地问。

年轻人一拨一拨地拥向飞机的这一侧。

机上的扩音器在叫，在叫。

我真的担心飞机会偏重失衡而栽了下去。

我怕了起来。坐飞机而怕飞机失事，这在我还是第一次。

“你们，来日本留学？”

睡不着，干脆和他们侃一会儿。我问坐在我的后排、但一直趴在座位上以致嘴里的哈气嘘我后项、东张西望的那一男一女。

小伙子挺精神。

那姑娘，准确地说是那女性，长得颇有些姿色。

“哎呀！你的中国话可真好！”那女性大声说，对她眼前的我也觉得很新鲜。

“我是中国人。”我说。

“是吗？”那小伙子打量了我的一身西装和领带。

“你，你也在日本留学？”那女性问，望着我那已经挂了白霜的两鬓。

“噢，哪有我这么大年龄的留学生。”我苦笑着。

“那你……？”

“噢，就算工作吧。”

“那太开心了，是吧？”

我说不清那女性是问我还是问那小伙子，也就没作答。

“那么，你认识北岛三郎吗？”那小伙子问。

“我只知道他是位著名的歌唱家，常在电视上露面。”说着我转问他：“怎么，你是搞音乐的吗？”

“啊，不，只是喜欢。我喜欢北岛三郎……”

“我喜欢小林幸子！她真地那么美吗？”那女性抢着问。

“啊，也许吧。”我只能应酬。

“你们能告诉我，为什么到日本来吗？”我怕他们再发问，便转守为攻。

“我么，想学点什么，学不到的话，就……”

“就赚点钱，对吧？”我单刀直入，望着那小伙子。

小伙子语塞，又含笑点了点头。

“我可不为金钱而卖命，我只想，只想寻开心，到日本开开心！”那女性又抢着说，声音还高了许多。

似乎他们不喜欢我提出的这生硬的议题，便丢开我，两个人窃窃私语了起来，间杂着只有他们才能彼此默契的艳笑。

由于忽地下来这一大群不懂或不大懂日语又不熟悉入境和海关手续的客人，驻在千叶县的成田机场所属东京国际机场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们一个个忙得皱着眉、流着汗。人从二楼的边检处下不来，机场的行李提取处堆满了小山般的行李，那传动带走走停停，几个专门被雇来的搬运工只好将笨重的行李一件件从传动带上拖下来堆在那里，忽而取行李的人又拥起一座小山。

我找不见我的行李，只能站在一旁等着。

为此，我耽搁了一班电车，只好等下一班。

我站在机场大厅里，望着那一片吵嚷、一片混乱的人群。

“哎呀，可找到你了！”

那一男一女突然拖着行李车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女性递过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说是将来有什么困难时，还请多帮忙。我递过我的名片，说将来愿意效劳之类的客套。

大厅里有几个中国人在私下招徕乘客。我知道，那是几

个“留学生”合伙买了辆旧面包车，到成田机场来拉客，四千元日币就可上车，把你拉进东京城里。据说，那车没登记，当然属非法营业，万一出了事……，我不敢多想，也管不了那许多。后来，乘那种“黑车”进东京的留学生告诉我，那车挤得要死，根本没座儿，是坚持着用中国武术骑马蹲裆式进东京的。

其实，乘坐电车从成田机场可直达东京的上野车站，票价才仅仅两千日元。

我匆匆离开那人群，向大厅地下的电车站走去，脑子里不断出现着五个字：中国留学生！

· 释“留学生”

我说不清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日本到底有多少人。据日本文部省（教育部）的留学生科科长在回答中国留学生的责问时说：早已超过了十万人。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九州地区举行过一次在日留学生问题研讨会，请文部省的官员出席。会上，一位中国留学生高声问道：“你们的前任首相中曾根公开表示要接受十万名中国留学生，你们文部省为什么对此态度消极、甚至层层设卡？”那位文部省的科长站起来彬彬有礼答道：“当时说的是到本世纪末接受十万人，而据我所知，现在已经超过了十万。”

会场一时鸦雀无声。提问者也不再追问了。

后来又有材料说公费加自费的大陆留学生已达十七万人。也有的材料说有二十万人，大概包括研修生。据我的不完全调查，国家派出去的赴日公费留学生人数并不多，他们

大多在日本的各类大学就读。日本的大学从性质上分可分为三类：国立大学、县立或市立大学、私立大学。县立、市立也可称为公立，我国的公费留学生大多在公立这一级大学内攻读。也有的在私立大学，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读。

我曾与国立的东京大学和私立的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们谈过，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的留学生勤奋好学、聪明、刻苦，但只是英文水平普遍低，因而学习上受到一定影响。日本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要求学生须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有的课程教授干脆是用英文讲课的。我的一位邻居是从北京某中央机关去日留学的，他终日在房间里读书、写论文；虽是邻居，有时一个星期彼此也说不上一句话。星期天，他一边洗衣服一边背英语单词，我从未见过那么用功的人。他，读完了早稻田大学的硕士课程后又以优异的成绩继续攻读博士课程。

国外留学生在日本的大学就读，也有三种形式：一是研究生，日本人称之为“大学院生”，即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取的；这“大学院生”又如上述分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国不少留学生从国内大学毕业加之有相当的日语水平，便直接考入了各大学的“大学院”，成了“大学院生”。二是本科生，日本人称之为“学部生”，即与日本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考试而考取的，入大学读四至五年。第三便是“研修生”。有人将中国的“研究生”和日本的“研修生”搞混，其实大不一样，甚至有天壤之别。日本大学里的“研修生”译成中文就是“旁听生”，每周上学校去一二次，听听课。学制原则上为一年。一年后，优秀者通过考试进入本科生或考入大学院，否则只能离开学校回国。这种“研修生”严格说起来并不是大学生，或者说不是正式大学生，只能说是一种修而不研的进修而已。

一般来说，当“研修生”比较容易，有一些私立大学为了赚钱而招“研修生”，费用高出国立大学的四五倍，只要交钱就招。交了钱，学校甚至可以去。到时候照样发合格证书。有一些留学生说自己在某某大学就读，实则大多是这种“研修生”。

除大学外，还有许多的专门学校，也就是相当于我国的大专，学制为两年，课程内容五花八门，收费标准各异。据调查，在这些专门学校里就读的留学生中中国人最多。其原因有四：一是中国人本来就多；二是在日语学校学了两年（或一年半），感到时间太短或还想学点什么；三是缺乏考入大学的知识能力；四是经济能力差、坚持不了大学四五年的学习。我不能不说，就大多数而言，进这种专门学校的留学生并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想再拿两年的签证，借机打工赚钱或所谓再“自由”两年。

还有日语学校，让我在下一篇里再来细说吧。

• “就学生”与“黑人”

上面介绍了留学生们在日本就读的学校的三种类型。而相当一部分，极端一点说，是大部分留学生，对自己的签证，比起对就读何种类型的学校，是要更关心的。因为有签证就是合法居住者，否则便是非法居住者，若是变成非法居住者之后，那就一不能升学，二不能回国探亲，三打工困难，弄不好甚至会被日本当局收容起来，遣送回国的。中国人毕竟是善于全面考虑问题的，所以不肯轻易丢掉那合法身份，宁肯出些钱来买签证——当然，直接买签证也不容易，唯一的

方法是进入专门学校，当然包括进私立大学和当大学的“研修生”。

入日语学校就读的学生被称之为“就学生”，每半年须带上自己的护照、学生证，带上学校开出的考勤证明、成绩单和保证人——国内称之为“经济担保人”的一大堆材料去“入国管理局”延期签证。留学生们称“入国管理局”为“鬼门关”。那里终日忙乱得形同自由市场，是整个日本服务态度最次的地方。官员们态度冷淡而生硬，总是不耐烦的样子，极少听你的解释和申诉，一句话便可判你个“死刑”。他们主要审查学生们的考勤率和有关保证人的一系列材料，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尤严，往往鸡蛋里挑骨头，弄得学生们有口难辩，七荤八素，坐立不安。更叫人愤愤不平的是，学习认真的学生往往被判为“不可”，而混日子学生倒可以平安过关。有的留学生说女留学生容易拿签证，我也有同感。我每年总要去几次入国管理局，为下文简便起见，就简称“入管”吧，亲眼所见，确非妄言。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延长签证确乎难上加难，但另外一些人却根本不难。我每次都看到留着小胡子、梳着大背头的日本人带着几位甚至十几位东南亚国家的小姐们去“入管”办理延长签证手续，“入管”的官员非但不刁难而且还对他们相当客气。那些“小姐们”根本不会或不太会日语，也根本不是什么学生。其中有不少是酒吧女，甚至是暗娼。但她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地拿下签证的呢？

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专门学校和大学的留学生才被称之为“留学生”，一年延一次签证便可。只有熬成了“留学生”后方可办理让自己的

妻子或丈夫来日本陪读的手续，方可申请让自己的亲属赴日探亲或旅游。这，也是“就学生”拼命要混上个“留学生”的动力之一吧。

升入专门学校的留学生们，第一年还能咬牙坚持来学校上课，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到较好的考勤单，而一旦签下第二年的签证时，便不告而别了。因为这是最后一年的“合法”，他们会利用这一年拼命打工赚钱，或尽兴玩乐，或设法办手续让亲友来日本。这种学生大约占一半以上乃至三分之二。留下来的少数，有的为了混毕业证书，有的觉得无聊才来学校侃大山，瞎胡混，打发时光。当然也有少数人忘我学习，准备从专门学校再升入大学。

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拿着留学生的签证而不上学的原故。他们自认为合法而“入管”却视之为非法，不过日本政府眼下还管不了他们。

还有许多人以留学的名义去了日本，而实际上已成了“黑人”。这部分人数量不少，但到底有多少，目前就是日本政府也没个准确数字。据日本的新闻机构报道，据说有二十万人，其中有多少是中国人？不清楚。但也许不是最多，因日本报纸上列举出来的前四名的国家中没有中国。

“黑了”、“黑人”是留学生们的“行话”。从有签证到没签证谓之“黑了”，变成没签证者之后谓之“黑人”。

有一个“黑人”朋友告诉我说，他像耗子一样地过日子，因为怕呀！怕被警察发现。当然，日本的警察眼下还没有认真到处去清查“黑人”，原因是没有“大清查”的经费，又缺乏“收容所”。一九九二年七月，日本国会决定拨专款用于清查，并扩建、新建收容所，从一九九三年春天起大规模的

“缉查”活动恐怕要开始，到那时“耗子”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刚才说了，成了“黑人”便终日担心受怕，除不能回国探亲、不能办亲友去日本手续之外，还有许多的不便。比方说，不能入保险。入不了保险看病就极困难，如果大病小病一切由自己负担的话，那费用可高得吓人。国内人士因享公费医疗惯了，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日本看一次病可是一项大支出。再比方说，不能出交通事故，你不撞人别人撞了你，警察也要查你的身份证，看你的护照，一查，岂不露了馅？还有，深夜归宅不能太晚，否则警察也许会盘查盘查你。“黑人”们为挣钱活口，又不免常常要打工到深夜，因而每天都提心吊胆，逃犯似的尽量走小巷，怕被警察撞见。

日本政府规定，今后各企业雇用外国人打工时，须审查签证而且要造册上报。看来，“黑人们”打工会更加困难。

· 到处可见的中国人

就像那架波音七四七客机一样，在一个时期内，每日里重复着相同的情景，留学生大批涌向日本。在东京的繁华处——池袋、新宿等处的电车站，你随时一过，总可以听到上海话、福建话和北京话。在中国菜馆、大众酒馆里你差不多时时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在酒吧间里，也常常可以见得到中国姑娘们活跃其间。

在东京的新大久保，人们惊呼出现了第二条“中华街”，那条街中国人聚居麋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形成了横滨的那条“中华街”，而在东京，仅仅几年的光阴，又一条新的

“中华街”便出现了。

开始几年，中国人大多集中在东京以及其它几个大城市，后来则渐渐分散，遍及中小城市甚至农村了。在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乡镇里也常常见到中国人在买东西，在高声交谈，在大吃大喝……

大街上散发什么传单广告的有中国人；电车上抱头大睡、乘过了站的有中国人；违犯交通规则，被警察拘了去的有中国人。甚至，在东京的那条“情人旅馆”街的阴暗处，深夜拉醉鬼们去开房间的也有中国人！

有一次，我夜里走在大街上，见一高楼的角下有人高叫“北京馅饼！”我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国人在练摊，一个废汽油桶上坐了个烙馅饼的锅，边上架了块案板，现烙现卖。据他说生意还好。这摊主和那些在附近的酒吧间里打工的中国小姐们挂上了钩，让她们利用酒客们赏的钱来买“北京馅饼”充饥，毕竟价廉物美，家乡风味呀！据他说，在街上练摊也有难处：怕警察。因为没有食品营业证，警察来了要么跑，要么装孙子。总之，像打游击一样。

还有一次，见一车站出口处在卖茶鸡蛋，一男一女的中国人在那里看摊。他们也学会了日本人的经营方法，在茶鸡蛋盆边上立了块大牌子，写着什么“四千年饮食文化史”、什么“健身抗老”之类的宣传词儿。

我出于好奇，问过几个练摊的，他们都有签证，都是留学生，只是都不到学校去。

……

当然，这股潮水牵动了不少人的心。出国甚至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当途径去不了，便来歪门斜道，于是出